



鬼母手劈奎道人

燕兒腰斬李監子

羅

却說濟南軍將追殺燕兵，陡然見大路旁邊排列着赤髮青臉神人數十，各持長戟大矛，擋住前路。雷一震道：「這是長林店地方，因何樹木都沒有了？那里來的這班邪神？我們砍將上去。」賓鐵兒大喝一聲，潑風刀當頭砍下，把個豹眼狼牙的神將腦袋劈開兩半。刀刃直下到胸間，竟被他緊緊夾住。子細一看，原來是顆楓樹。眾將大笑，忽聞後面鑼聲震天，遂各收兵回去。燕軍方得逃脫，又走二十餘里，招集敗殘人馬，屯住高原。景隆向道人說：「好法好法，兩次贏他，抵不得這一次的敗。」奎道人說：「元帥看見麼？他又來。」

了。一个尼姑，一个道姑。這是青州妖婦之師父。法術好生利害。我始初不知，誤中機括。向來煉的咒法，就爲這三个妖魔。包管不出兩月，連他強兵猛將，一并了當。景隆道目今兵將已被殺傷大半，難以對敵。你須用心行法起來，方不負我舉薦之意。道人呵呵笑道：是妖賊應該滅絕之候。我這法術要在庚申日三尸神出舍之日行起。今天賜奏巧，明日正是庚申，即便立起壇來。便是景隆聽了這話，畧覺心安。道人遂選坎位方向，結起法壇，畫定周圍各七十二步，釘了桃神，布了鹿角，安置了五十名童子禮拜之位。後面豎立一柄大纛，纛下安長棹一張，擺列令牌法器，硃

砂印符等物。壇之四圍以內，建皂旂七十二面，上書毒魔惡煞名諱。四周圍以外，正北方豎立深黃長旆一面，上書太上道祖靈寶天尊寶誥。正南方豎立絳幡一面，上寫九天玄女娘娘掌教法王聖號。東方青幟，上是龐劉苟畢。西方素幟，上是鄧辛張陶。共八位天將的符篆。你道也是助他行法的麼。大凡仙真見了道祖神將，見了教主，都要避道。他恐虛空過往的神靈，惱他行這等惡術，要壞他的事。所以狐假虎威，設立聖位，使一切天神地祇，皆不得過而問焉。這是他欺天之處。其壇內設立煞神魔君旂號，方是他本等邪術的護法。這些咒死的冤魂，無論幾千幾萬。

總是他一網收去。歸在兇煞邪魔部下。不怕你來索命報仇的。那柄傘其名曰滅陽傘。是怎樣解說呢。易經云。乾爲天。天者陽也。日爲太陽之精。龍爲純陽之物。玄功訣有云。陰氣一毫不盡不仙。陽氣一毫不盡不死。故天仙神將皆秉真陽。與天合德。設有仙真誤入於傘之下。則五炁全消。一真盡喪。設有神將誤越於傘之上。則墮落塵埃。輪迴凡世。若在四圍沾染了些氣味。卽不能飛昇金闕。尚須再修五百劫也。直恁利害。到底是何物製造的。若說起來。做這頂傘。不過用的是綢子。但是這正綢。却要孕婦織成的。其顏色尤爲怪異。看來非紅似紅。似紫非紫。又帶着些紺碧。

玄黃的光景。染坊內那里染得出來。却是用着十種污穢的東西。雜和染成的是那十種。

男子精

娼女月經

龍陽糞清

牝牛胎血

雌羊胎血

母狗胎血

騾馬胎血

騾驢胎血

猪婆胎血

狼尾草汁

染成之後。又用海洋內美人魚。煎取油汁。塗在外面。傾水在上。就如荷葉一般。絕無沾漬的。其柄以大茅竹打通。上半節。滿貯婦人產後惡血。將黑錫熔固其口。鑄金蓮花一朵。爲頂。花內坐着一尊魔女。當時作俑者。造此邪術。就遺下傘方。以避天誅。至若美人魚。其性最淫。上半截宛然美。

貌女子。鬢髮鮮澤。容顏姣好。下半截仍是魚身。仰浮水浪中。張開陰戶。乘流而行。若遇毒龍孽蛟。便與交合。風波大作。多壞海船。故舟子一見此魚。卽以撓鈎搭取。熬油點燈。蛟龍聞其油味。見其光影。則伏而不動。行此惡法。又怕神龍來攬。所以用此制之。凡物之理。我所畏者。則受制。我所愛者。亦受制也。那一百名童子。李景隆進兵時。留於老寨之內。已自遣人。取到道人。隨令各就方向。設了五十個蒲團。先揀五十名童子。向方位跪下。默念咒語。咒一遍。拜三拜。那日是庚申。咒的是乙卯年屬兔的。於辛酉時。咒起。次日辛酉。咒的是甲寅生屬龍的。又次日壬戌。咒的是丙子

年屬鼠的。各用五行相尅之時。咒起。每日咒七七四十九遍。則拜一百四十七拜。至七日而生人之一魂離舍。又七日而二魂去。又七日而三魂盡矣。然後咒六魄。咒六日而一魄亡。餘魄各止二日而皆去。至第六魄。又必咒六日而後離體。共計四十一日。而某年生人。卽死。凡五十年中。咒的十二个生肖。皆如之。每一童子。咒一。生肖如甲子之鼠。丙子之鼠。戊子之鼠。庚子之鼠。壬子之鼠。是用五个童子。奎道人算從軍荷戈少壯的。起於十六歲。老者至六十歲止。所以六十花甲。除去十年。止用五十名童子。其外五十名。以備更番。迭用。咒至四十一日。死起。至八十二日而死。

盡任你有拔山舉鼎之力、總脫不得一個、若內有短命薄福及多病者、只須二十七日、早自死矣、這邊咒起、那邊就病、如響之應、聲影之應、形不爽時、日呂軍師因奎道人邪術多端、雖然得勝、仍退入城、要待燕兵自來、不意過了幾日、各營軍士病倒、已有數千、大將楚由基、董翥、郭開山等、也多害病、始而心肉跳動、頭昏目瞢、繼則渾身火蒸、總是般的情狀、呂軍師謂高成寧道、時當仲春、豈有瘟疫、必定是妖道行巫蠱之術、來魘禁人了、隨請問於鮑曼二師、鮑師道、怪道他竟不進兵、今只煩兩位劍仙飛劍斬之、以絕禍根、便了、曼師道、你又要葬送他、兩把劍麼、待我看一

看來、時將昏黃、曼師半雲半霧、從空飛去、頃刻回說、不好、不好、那道人行的、是魔道中咒生肖的法、任你十萬雄師、指日消滅、忙問兩位軍師、是何生肖、呂軍師道、丁亥、高軍師道、甲申、曼尼道、還好、還好、還可多活幾日、鮑師道、我請問、你是那一道、俗語云、解鈴原是繫鈴人、你家造下的邪法、適纔不就破了他、反回來說、這些虛晃的話、來詭嚇人、張你魔道的威風、我仙家的丹藥、骷髏尚且可活、何況這些邪術咒詛的病、曼尼冷笑道、莫說你救不得、就是你家祖宗老聃、也只看得我實對你說、行這個法術、若無滅陽傘、就可破他、如今現立在壇中、是再沒有解救的、你不知

道這傘利害。若染了些氣味，只怕你永不能回洞府。與那姓葛的仙人相會了。鮑姑道：好胡說！你看我先去破他的傘。化道清風，徑自去了。曼尼道：鮑道兄，驚着氣哩，不要害他墮落。就拉着兩位劍仙，隱形前往窺探動靜。遙見一道清風冉冉而飛，將近傘邊之處，忽地掣回復還。真相打了個寒噤，遠遠的四面端詳。曼尼道：不妨了，我們先回去罷。鮑姑隨後也到，向着曼尼道：怎麼大驚小怪？那樣的傘，當不得法術。就像那無賴潑皮，敵不過人自己。遍身塗了臭糞，不怕人不讓他。若是撞着個有本事的，不消近他的身，一脚就踢翻了。曼尼道：倘若踢不成，也要打個寒噤。鮑姑

知是悄悄跟來的，便道：偏你有這些賊智。傘上現放着令甥女的尊像，快去請他來斬了這妖道罷。曼尼道：奉他的法，如何自己肯壞自己的門面？除非鬼母尊方肯下手哩。鮑姑道：既如此事，不宜遲。就令曼尼師回到帝師闕下，訴與月君。月君大驚，曼尼師亟令取出鬼母尊遺下的信香。焚將起來。月君向空默禱，禮拜靜候。一日至三日，五六日，絕無影響。月君道：這是為何？此際軍心必然着急。且先請鮑師前去安慰一番，令軍師緊守城池，毋致疎虞。已過了十日，亦不見有消息。月君意欲再焚信香。曼尼道：不可。鬼母尊浩然之氣，塞於三界。我若舉心，彼處即知。既貽信香，決然無

爽或者中有劫數亦未可定。只宜靜候爲是。原來鬼母尊一聞信香，卽運動慧光，向下界照時，早見奎道人之所爲。這須奏聞上帝，方可施行。但天上一刻，人間一日，等得絳節臨朝，下界已過半月。直到第十六日辰刻，正白日杲杲時候，忽而烈風迅雷，平空震發。鬼母尊奉了玉旨，統率雷霆神將，擊死奎真。無奈得這柄絕陽傘，只盤旋於四表，不能相近。鬼母尊顯出法身百丈，手中三尖兩刃刀，也就與法身差不多長短。相去有二百步，照着傘頂上劈下去。奎道人頭頂着魔王令牌，站着傘下，正中間。你道巧也不巧。連傘連人，剛剛劈做個兩分開。并令牌也分爲兩半，一百

個童子都倒在地下，嚇死了十來名。李景隆伸出了舌頭，縮不進去，只是呆呆的瞪着眼兒。那時喜得濟南軍將，個個向天禮拜。諸位仙師忽從雲端降下。呂軍師亟拜懇道：「如今軍士死的已有千人，病者也在垂危，還要求各位仙師救他。」曼尼道：「須是鮑道兄丹方爲妙，就是骷髏也活得來的。」鮑姑道：「若不是鬼母誅他，你還該問個首造巫蠱的罪哩。」快快盡行救活。庶幾將功折贖。曼尼道：「要我救不打的緊。」只要煩道兄代做引魂童子。就在袖中取出一首引魂的旛來，上面符印真個仙家未有的。公孫大娘道：「我待勞持此旛罷。」曼尼道：「如此教他做招魂童女罷。」又在袖中取

出个碧玉小爐并返魂香寸許吹口三昧火爐內氤氳氤氳吐香烟。聶隱娘道待我捧此香爐罷。曼尼道難道只教个會誇嘴的因人成事。鮑師道我爲監督你若招不魂來我須有法治你。於是四位仙師笑吟吟的携手而去。片時間病者全愈已死者也活有十之七八其應死於劫數的也就不能再轉陽世了。幸喜得諸將佐皆得全愈各位仙師自回報知月君不在話下却說李景隆是个色厲內荏的匹夫全無謀畫若考他武藝還不能勾三等蔭襲了个侯爵只知道飲酒食肉廣置姬妾優童日夜淫樂豈能勝將帥之任當日建文皇帝誤用他領兵伐燕燕王大笑

曰李九江膏梁監子與之六十萬兵是自坑之也在燕王本知其無能而返用他只爲有个奎道人在那裏李景隆若無奎道人也斷不敢妄行獻策請伐濟南的前日大敗之後已覺心慌猶望棺材邊有咒殺鬼可以幸成大功今忽爲雷霆所擊連根拔去眼見得再没有个奎道人來了。真个束手無策進又不能退又不敢不進不退的住着又無此理只得令記室草成一疏據實具奏勒兵聽命奏章纔出呂軍師兵馬早到這一驚也就像个雷擊的了勉强升帳召諸將商議徇兒道水來土掩將至兵迎大家一鎗一刀或勝或敗也得个爽快那裏有堂堂天朝不能和他

對壘。竟想要咒殺敵人之理。景隆自覺羞慙。支吾應道。這也是奉君命的。帳下轉出景隆最寵的家將兩員。前稟道。要殺敵人也沒甚難事。前奉元帥令。小將等看守童子。不得隨行。若早在陣前。敵將首級已獻在麾下。狗兒視之一。个姓花。叫做花花子。善能射箭打彈。有袖中弩矢三枝。能傷人百步之外。渾名又叫賽燕青。一个姓苗。叫做苗苗兒。善打雙眼鳥鎗。其鎗止長一尺二寸。內藏鐵丸三枚。鎗眼外用鐵鑷為機。機之下兩邊皆嵌火石。機一發動。火星迸入。雙孔兩鎗齊發。百發百中。猝不能避。受其傷者十無一生。渾名叫做掌中火。李景隆道。汝等技藝豈不精巧。但非

臨陣可用之兵器。慎勿輕言。兩將又稟道。原不必與他爭鋒。以小將愚見。元帥可直臨陣前。請他主將打話。俟其一出。我們兩般兵器齊發。怕不了他的東厨司。蛇無頭而不行。主將已死。任你百萬雄兵。必然驚亂。然後元帥乘勢掩殺。豈不唾手成功。平燕兒。滕黑六。大聲贊襄道。此計甚妙。狗兒也說行是行得。但須躲在門旂影裏。暗暗行事。景隆見眾人說好。遂定了主意。即遣人下戰書。約在明辰交戰。呂軍師援筆批於書尾道。知道了。請九江元帥小心些。景隆在軍將面前。還要虛支个架子。作色道。這賊好生可惡。然心中甚是害怕。當夜翻來覆去。眼跳肉顫。不能安寐。直

躑躅到四更。忽然得計道。倘或僥倖不來。我就學廉將軍  
堅壁拒秦之法。再上表章請救。不期霍然睡去。諸將皆戎  
裝以待。濟南早已放炮開營。大聲納喊。景隆方始驚醒。亟  
命花花子兩將面囑一番。又飲了數盃醇酒。同狗兒等出  
到陣前。大叫請軍師打話。高咸寧道。景隆這賊。也要學謬  
文起來了。呂軍師道。非也。昨下戰書。今請講話。彼意欲暗  
算我。故作此斯文假套。卽命瞿鵬兒出陣。耑搦景隆交戰。  
鵬兒縱馬橫戟。大喝道。景隆逆賊。認得我麼。我父子三人。  
當日殺進彰義門。已破燕京。不料爾逆賊忌功。立將令箭  
掣回。後乃潰喪百萬王師。逆罪滔天。而又迎降孽藩。逼亾

故主。真狗彘不食之徒。拿汝來剝做肉醬。也不足以洩神  
人之憤。景隆急得三尸出火。七竅生烟。顧左右道。誰與我  
先斬此賊。背後一人應道。待我來。手起一刀。將李景隆揮  
爲兩段。縱馬就向對陣而走。後一人亦飛馬而出。大喊道。  
反了。待我拿他。一徑追去。說時遲。做時快。花花子見害了  
主將。立發一弩。要射的是先走的。不料反中了後面追的。  
翻身落馬。呂軍師見敵營內變。羽扇一揮。衆將齊殺出陣。  
那斬景隆的這員將。就勒回馬。與瞿鵬兒當先殺進。衆軍  
見主將已死。各無鬪志。望後便退。苗苗兒亟要發鎗。心慌  
手亂。機未激時。又被殺景隆的那將。飛馬至前。砍於馬

下。花。花。子。發。一。弩。棗。恰。中。鵬。兒。左。肩。胛。鵬。兒。全。然。不。動。大。喝。一。聲。手。中。戟。刺。个。透。心。後。面。大。兵。奮。呼。湧。上。狗。兒。孤。掌。難。鳴。抵。敵。不。住。大。敗。奔。逃。死。傷。者。不。可。勝。算。旂。槍。盔。甲。糧。草。輜。重。拋。滿。道。路。濟。南。王。師。追。逐。五。十。餘。里。方。始。收。軍。狗。兒。得。脫。性。命。引。了。殘。兵。剩。將。連。夜。逃。向。河。間。去。了。好。在。一。燕。飛。來。先。斬。了。賣。國。負。君。的。巨。孽。又。早。一。燕。飛。去。却。誅。他。奉。逆。行。刺。的。兇。徒。且。聽。下。回。分。解。

洪崖曰。借滅陽以說法。亦猶夫廉潔之人。不宜稍染汚穢之氣。其庄叟之寓言乎。處。一。曰。殺。景。隆。者。花。花。苗。苗。二。小。廝。也。二。廝。獻。計。之。念。

一起。景隆之一命已絕。苟無此機。平燕兒亦何自而下。手哉。夫以景隆至鄙。至穢之物。必使對壘運籌而後殺之。吾知作外史者所不屑也。庶幾借彼寵奴之機。括與狗兒以贊成之乎。此中有微旨。非淺見者所能領畧。

訪聖主信傳虞帝廟

收俠客梟取燕朝使

呂軍師大破燕兵。回到武定州。計點軍馬一名也不少。卽喚殺李景隆的那將。問其姓名。稟道。小將是平安之子。生在春社燕來時候。叫做平燕兒。軍師大喜。曰。此佳讖也。自後燕字呼作平聲。他日用汝平定燕藩。以成乃父之志。遂擢補前營左軍將軍之缺。燕兒叩謝了。又稟適纔追小將的名喚滕黑六。是陣亾都指揮滕聚之子。原與小將合謀殺了李景隆。他就假作追我同歸麾下。不意被他射死。實爲可痛。求軍師格外贈卹。慰彼泉壤。軍師諭道。前此追贈陣亾將士。因見聞未周。爾父與滕聚尚缺恩典。俟將來彙

奏以表忠烈。隨有瞿鵬兒向前稟道。景隆這賊與小將父子不共戴天。今得平將軍爲我報仇。甚快心胸。小將欲約同諸將與平將軍把盞以謝同仇之誼。軍師道正該如此。班師奏凱不題。却說曾公望等四人。還是建文五年秋七月。差去訪求帝主。今已六載有餘。畢竟尋着與否。何以絕無影響。要知道建文皇帝的踪跡。比不得唐中宗周流四方。人皆知有定向。可以計日迎來復位的。當日四人分手之時。曾公望程知星走的是河南湖廣廣西黔中滇南四川諸處地方。葉永青與楊繼業走的由山東而南直及浙江福建廣東江西六省地方。凡一省有幾府。一郡有幾縣。

一邑有幾鎮。多少名山古剎。須要處處物色一番。若有一處不到。就像个建文皇帝恰在這處。竟錯過了。而且其間往來道路。總係重複曲折。不能直捷順便。就是一月也走不完一府。一年也訪不了一省地方。須要完局之日。然後可以次敘敷演。前者濟南災荒。今者燕人敗衄。兩家各守疆界。四人已在歸途。試聽老夫道來。那曾公望與程知星。是怎樣訪求的呢。二人出了濟南。扮作星相。各帶个小童。潛行至河南原武縣地方。渡了黃河。上黑洋山。覽眺一回。知星指示公望曰。汝見河洛伊三川之氣乎。葱蘢濃鬱。上薄太陽。西照光華。漸加黯淡。此帝師之所由興也。從來王

氣多紫赤。今嵩嶽之氣。於純素中微帶紅色。若東方亮者。此帝師之所以爲太陰也。事未發而氣先應。不日可定中原矣。公望曰。青田先生。望見紫雲興於淮泗之間。預知太祖受命。今者行在宵然。不知亦有徵兆。豫顯復辟之象乎。知星曰。我輩當盡人事。以待天命。其機兆固未顯也。愚料聖駕必不至中州。可以徑過。但嵩嶽與龍興寺。多方外名流。不可不去訪問。容有知龍潛之所在者。亦未可定。公望曰。大是高見。乃先造石巖山之龍興寺。原是唐朝武后建的。僧衆林林。看來多係俗物。遂去登嵩嶽。見廟中一老道。鶴髮松顏。名玄池羽士。言語溫和。意頗淡洽。因暫賃廂房。

以居。當夜方欲安寢。聞有扣扉聲。啟而視之。則弱冠兩道者。昂然而入。知星公望。亟爲施禮。詢其法號。一曰大松。一曰小松。知星心甚訝之。問兩道長更靜來此。必有明教。大松道人曰。前數日有燕京差遣三人來訪張三丰。却是要追求建文皇帝的。我看二位。旣在江湖上行走。必然有所見聞。正不知何故要追尋他呢。知星一時摸頭不着。只得佯應道。我二人不過是九流謀食道途。那有閒心情去問這些閒事。其實不知兩道者又說。旣無閒心情。因何到此閒地方。知星又勉強應道。有人託小子看个陰宅。圖些微利。比不得游山玩景得閒取樂的。兩道人拂衣而去。知星

心下懷疑誠恐露出馬脚。即於明辰全公望下山取路由  
 開封渡滎澤而抵南陽。入荆門漢沔鄢郢之間。武當雲夢  
 玉泉金龍諸勝地。無所不到。然後掣回漢陽。歷武昌嘉魚  
 而至巴陵。渡洞庭湖。湖南七郡一州。訪求幾遍。一日宿於  
 九疑山之無為觀。知星謂公望曰。湖廣一省地方。閱歷二  
 載。竟無踪影。未知何日得見君父面也。不勝歎歎太息。因  
 步出中庭。見月明如水。信口吟一絕云。

七澤三湘烟霧連。與君歷盡洞蠻天。我君我父知何在。  
 忍對今宵皓月圓。

吟甫畢。忽屋脊上飛下一人。手持利刃。直奔至前。知星疑

然不動。覽其形狀。則

面黑而狹。束一頂磕腦氈帽。剛稱頭之大小。身細而短。  
 裹一件卷體皮衣。衣連着袴。袴連着襪。襪兒緊扣兩腎。  
 襪底縫成五指。就體裁來。全身包足。行動無聲。疾如飛  
 鳥。

知星厲聲道。汝為燕王刺客耶。可速取我頭去。若為綠林  
 豪客耶。我有韓翊詩在。那人將利刃插向腰間。叉手答道。  
 我尚要殺燕王。怎肯為彼行刺。這句說得沒意味了。至於  
 綠林似乎同道。然其中有不義之徒。我必殺之。還有那些  
 貪官污吏。豪紳劣紳。嚼民脂膏。與賊盜無異者。我亦必殺

之。若要殺一不應怨之人而可以取富貴。是則區區所不為也。知星歛容謝道。壯哉義士。公望拍掌曰。安得衣冠中具此一副俠客心腸。那漢又應聲道。不意讀了書的人都變了心術。倒不如草莽中有志氣的。我看二位與別的讀書人不同。所以遠來相訪。手中拿的利刃。不過試試你們的膽量。幸勿見叱。知星聽了這話。心上就有個主意。遂延入室內。遜之上座。那人道。我所極鄙薄者是讀書人。所最尊敬者。亦莫如讀書人。今我尊敬者在此。理宜末席。公望尚在推遜。知星道。義士不愛虛文。就此坐罷。叩其姓字籍貫。始末。答道。小可無姓無名。叫做綽燕兒。因生得手足便

捷。十一歲上。一手將飛燕綽住。所以得名。本貫薊州人氏。當燕王反時。我曾入營去刺他。一劍砍下。忽有金龍舒爪。接任帳外侍衛。聞有聲息。齊來救護。我只得棄劍而逃。他如今所佩的寶劍。還是我的故物。後來走在江湖。要學行些仁義。常常取富貴家之金銀。以濟窮苦之人。若是有仁有義的。雖然大富極貴。却也不動他分毫。前在荊門州。見二公形跡可疑。不是個星相之家。料其中必有緣故。兩年以來。君所宿處。我亦在焉。要探確了心中所為何事。來助一臂之力。其奈絕無圭角。不能揣測。今夜聽見吟出詩句。方知是為君父的。這等忠孝讀書之人。豈可錯過。請問要

怎樣我就鼎鑊在前。刀鋸在後。也能爲二公奮然前往。斷  
不畏縮的。知星大喜。就將唐帝師劄都濟南。要求建文皇  
帝復位。四人各分六省潛訪行在的話。說了一遍。綽燕兒  
道如此。却用不着我輩。就此告退。知星道請任我等所去  
地方久矣。皆屬於燕。設有不測。性命難保。那里還講訪求  
君父。便激他一句道。汝若真有義氣。竟與我二人同行。緩  
急相助。生死一處。方不虛了你兩年在暗中追隨的意。是  
乃烈丈夫所爲也。尊見若何。綽燕兒大叫道。我只道不是  
件斬頭瀝血的事。說个用我不着。那里曉得其中委曲。就  
此執鞭願同生死。霍爾拜倒在地。知星公望連忙答拜。三

人痛飲達旦。一仝起身。又走盡了沅陵黔陽地方。轉入粵  
西界上。公望曰。此地瘴癘甚重。大約聖駕未必到此。我們  
只在桂柳二郡踪跡一遍。竟至滇南。何如。知星曰。我意亦  
然。行至融縣虞帝廟前。公望曰。試祈舜帝一籤。看其兆如  
何。三人再拜默禱畢。抽得二十七籤云。

天上紅雲散不歸。蠻烟瘴霧撲人衣。要知西竺來時路。  
龍馬曾隨彭祖飛。

知星與公望看畢。正在凝思間。突然有一武官。隨着數人  
步進廟門。知星等一時迴避不及。站立於旁。那武官就舉  
手問道。列位中有程姓的麼。知星見他氣槩軒昂。言詞忼

爽不象个奸險的人。就應道：不知貴官問姓程的有何緣故。那官員道：我是慶遠衛彭指揮。有公事過此。偶問一聲。看个朋友的數兒。應驗不應驗。非有他意。知星忽想着籤訣上彭祖一語。慨然應道：小子就是姓程。彭指揮道：你令尊公台諱呢。知星一想：生死有命。遂道：是第六十四卦。去上一字。彭指揮聽了。連忙施禮。席地坐定。叱退了左右。並不再問。知星名諱亦不問。及公望綽燕兒等姓字。但說令尊遇着我時。云於某月當在一古廟中邂逅三個人。內有我長子。煩寄信說隨駕平安四字。言畢即立起身。知星公望疾忙扯住道：若遇我父。必見我君。求賜指示。彭指揮道：你到慶遠府西竺寺去問。自有分曉。徑出了廟門。跨馬揚鞭如飛而去。公望曰：不亦異乎。虞帝籤訣不意是這樣應法。就星夜徑訪至西竺寺。寺中有个百餘歲之老僧。號曰小盧僧。乃宋朝老盧僧之法派。戒律精嚴。爲法門推重。知星一見。心喜。遂將彭指揮所言拜問。盧僧道：相公何人。知星實告曰：是隨建文皇帝程道人之子。盧僧愕然曰：前有一異僧至此。彭指揮來饋蒸羊。并獻金帛。那異僧以所乘馬酬之。忽化龍騰空而逝。此僧一行四衆。立刻就起身了。阿呀。阿彌陀佛法門三寶之幸。那里知道皇帝降臨呢。知星盤問何方去了。盧僧道：山衲何人。肯向我說。知星等俱

各悵然。因此。在粵西八郡。處處搜求。遍了。方道黔中。入雲南。知星謂公望曰。滇中東至曲靖。南抵車里。西極永昌。北盡麗江。幅員數千里。昔阿育王。構造蘭若三千。茲土居半。歷有禪窟。藏修我等。須細細訪之。公望曰。聞得說帝有意來。依沐西平。未知果否。知星曰。西平侯府。正在阿育國王之故地。今宜先去訪。有半月。絕無音耗。又至趙州。崑彌山。望見懸崖峭壁之間。有條獨木橋。粗細僅如拇指。一樵子疾趨而過。知星異之。呼問曰。君得非天仙乎。綽燕兒。遽向前曰。什麼天仙。我亦能走。就在橋上走了兩回。樵子大驚。說前者皇帝到此。可惜你不來走。與他看看。知星公望亟

問。是那個皇帝。樵子說說來。你們亦不信。那皇帝却是个和尚。公望又問。而今到那里去了。樵子說一行四人在我家。過了夜。看換了新橋。聞得要往什麼獅子山去看活獅子哩。知星又問。怎麼是換新橋。樵子指着橋說。這條獨木橋。叫做仙橋。乃天生的異木。比鐵還勁。每月望夜。此橋忽沒有了。清晨又是一條新橋。橋形一般樣的。總也不曉得其中緣故。前日皇帝問我。也是這般告訴了。他說什麼。月裏吳剛。仙人造的哩。知星再要問時。樵子已飛步登峭壁上去了。於是亟尋至武定府。問獅子山。却在和曲州。到州去尋時。在城西十里之外。其山壁立千仞。攀援而上。並

無禪院看官要知道建文皇帝。栖於獅子山岩。前後幾三十年。今有遺菴曰隱龍。尚留帝像。土人伏臘祀之。則知樵夫的話。倒是真的。大約先來相視。後乃結茅於此。適與知星等不相值耳。三人又甚惆悵。及尋遍了一十九郡。返無踪影。仍回至大理。在西平侯府前過時。人衆雜沓。聞喝殿而出。有三個官員。兩個穿紫。一個穿竹根青。皆五雲紵絲袍。坐着綠油絹幔。四面亮榻的大轎。前面各打着一柄黃綾子。深沿大傘。知星猜個八分。隨向龍首關外。尋了個僻寓。謂公望道。適纔沐府中出來的。乃京僚也。記得嵩嶽廟中。二松道人之言乎。因向綽燕兒道。汝於今夜去尋他三個的寓所。探聽探聽。若是也尋建文皇帝的。把他三個盡行殺了。若不是。且莫殺他。回來相商。綽燕兒道。適我在沐府門側首人家問過。正是要尋建文皇帝的。宿在公館五日了。我要去把他一行人。盡行斬草除根。恐二公膽怯。所以不說。原打算悄悄去的。如今不妨明明的去了。知星大喜。與綽燕兒把了盞。到更盡時。綽燕兒騰身屋簷。忽爾無踪。二人坐到三更。見燕兒推扉而進。解下腰間一皮袋。撻出個血漉漉的人頭來。說我雖殺了六人。却殺不着那兩個。衣紫的。造化了他。公望問莫非那兩個不同。任麼燕兒道。有個緣故。這個住在樓上。我去先到樓簷邊。自然就先

殺他不意這畜生定好龍陽的。有個標緻小厮，尚未睡着，大喊起殺人來。樓上就有四个人接應，我就一頓都殺了。此時公館內外人等，大家明火執杖，趕上樓來。我一道烟走了，又在背上拔下一把劍來。道：在這畜生枕邊取的。看來也防着人哩。知星接過來，剔燈看時，見劍脊邊有取建文繳四個隸字，呆了半晌，乃以手加額曰：此義士莫大之功也。公望亦大喜，說已足喪燕賊之膽。知星道：還有一說。我要號令這顆首級在何處地方好。綽燕兒道：竟挂在沐府轅門旂竿上去不好。公望道：沐西平還算是好人，不要害他，不如挂在分水崖上。南北來往人多，方稱梟示二字。知星道：極妙。綽燕兒如飛去了。那時程曾二人方曉得燕王差有三人到處追殺建文，却不知三人中被殺的叫做榆木兒，亦不知那兩個是胡濙、胡靖，但覺殺得快活。料他不敢再去追尋了。當日榆木兒趕着要殺半道人，道人笑說：這劍是斬你腦袋的。趕我到昆明池邊，纔有分曉。今日却靈驗得異常。足見半道人便是張三丰。這些高官顯爵的俗眼，那里認得真正仙人呢。閒話休題。且說綽燕兒回時，甫及五更，知星等行李已收拾完整，就從昆明西路入蜀。在成都各郡縣，如青城、玉局、南岷、縉雲、摩圍、天彭、玉壘、洪崖、栖真、諸名山、洞、天、福地、梵安、法定、龍懷、波、崙、兜、率、凌。

雲鄧林碧落。諸禪刹道院。靡不訪遍。乃登峨嵋。此山高峻。一百二十餘里。半山有寺曰白水寺。寺多禪宿。知星居數日。欲登最高之頂。寺僧力止曰。峰頂舊有光相寺。向來無僧能守。今已頽壞。一片荒涼。不堪駐足。而且風氣罡烈。夏月尚須重綿。又多虎狼噬人。萬萬去不的。公望與知星商議。粵西滇南絕無人跡之處。聖駕若經到過。何況峨嵋。爲佛菩薩現相說法道場。若畏難不前。怎教做訪求君父心上如何過得。遂將二童留於寺中。祇全綽燕兒尋路上去。曲折險隘。歷八十四盤。方至巔頂。時當仲秋。天風浩然。衣皆吹裂。冷徹骨髓。徘徊四眺。真千巒拔秀。萬岫爭奇。正在爽心時候。陡聞大吼一聲。一隻白額虎徑向知星撲來。綽燕兒大喝道。汝畜亦學燕王要殺忠臣義士麼。那虎豎起雙眸。如電光直射三人。逡巡伏於石上。知星手指着虎吟四句曰。

爾畜豈無知。人生亦有數。我是爲君親。與爾寧相忤。那虎聽畢。微吼一聲。掉尾向南岩下去了。公望道可稱伏虎先生矣。三人皆大笑。仍從舊路回至白水寺。就離了峨嵋。由岷江歷灩澦瞿塘。浮三峽。汎江陵。直下武昌。而至黃州。入羅田。聞斗方山南有崇果院。爲佛印栖息之所。乃造其刹。主僧獻茶飲畢。公望起。小解步至院後。有一小小

竹園園之東有一六角涼亭。一少年背倚着亭柱手持詩箋一幅朗吟云。國覆一朝雙闕在家。亾萬里片魂孤。公望料也是殉難的。走向他身邊時。那少年像出了神。全然不覺。遂將他手內詩箋輕輕夾起。說是幾時逃到這邊。燕王現今着人挈問哩。那少年聽了這話也不回頭。疾趨出亭。拐過一垛牆角去了。公望大笑道。請轉。有話說。一面也走到那邊。原來有扇竹扉關着。四望不見踪影。連忙解了手。仍向前來。將詩箋送與程知星。是七言律詩一首。當年玉殿唱傳臚。聖主恩深世所無。國覆一朝雙闕在。家亾萬里片魂孤。從來天道無知耳。此日人心有矣夫。

悔殺吾生差一着。薦他監子有餘辜。

知星隨問何處得來。公望把情由說了。笑道。初不過相戲。誰知他竟認真躲去。知星忙問主僧識得這個人麼。主僧道。他姓田。不曉得名號。每常在寺吟哦的。說要尋着个好人。把詩箋交付與他。因此人呼爲田猷子。公望問如今住在何處。主僧道。離此里許。有座小蘭若。名曰無相菴。也是本寺的。他賃了東側首幾間茅屋住着。知星卽別了僧衆。一徑尋到無相菴東首。果有茅舍緊閉着門兒。連敲數下。絕無人應。綽燕兒就轉向後邊。也有一門。聽得人在裏面說話。如飛走到前邊。拉着知星說。會相公可在前門守着。

兩人剛走到後門只見呀的聲開了。有个小沙彌出來裏面說前頭有人敲門煩你回了他去千萬不可說住在這裏。知星連跨兩步已進了門大聲說同道的來相訪何故閉門不納得無拒客已甚。一小廝嚷道一面不相認爲什麼闖進我家來。一老蒼頭道相公是遠方大約要到菴內隨喜想是走錯了請出去罷。知星指着那个少年道這位定是你們相公了。我與他世交且不知因何在此特來相問又把詩箋交與蒼頭說適間敝友也因有年誼所以相戲多多得罪蒼頭見知星詞氣緩款是个正人樣子遂向着少年道不妨事請到前頭坐坐。知星拉着少年一頭

走一頭問說年兄尊姓大名。少年只是不答走到前邊屋內開了門公望也就進來深深作下揖道幸年兄恕弟鹵莽那少年止回一揖也不答應大家在木櫈上坐了老蒼頭問三位相公尊姓從何方來此怎麼說與我相公有年誼呢。知星一想若已不直說怎得他明言遂道我是侍從建文皇帝程翰林之子。這位是殉難曾御史之子。那位是當今義士曾刺過燕王的蒼頭大喜說我家先老爺是黃探花官居太常卿當年被燕王拿去時做這首詩交與我小相公說我一生忠盡就差的是薦李景隆恐後來把我這件差處并泯滅了我的忠。汝可尋着一个與我平素

相好的。把這詩託付與他。在史。上表白一番。死在九泉之下。也得瞑目。我家先老爺闔門被戮。是我偷抱了小相公。逃出在外。先躲在廣西。去年方到此地。恐人知覺。小相公易姓名爲田經。常把詩箋放在袖內。尋不出個相與的人。適問回來。說被友人奪去。正在這裏痛哭。今據諸位相公說起來。是真有年誼的。幸得相遇哩。知星見蒼頭說話。條條有理。就應道。黃年伯與會年伯。同我父親。總是至契。與爾大相公。就如弟兄一般。詩箋內有此苦心。可付我等帶去。卽日建文帝復位。自然褒忠錄節。表揚青史。斷不負黃年伯於地下的。那少年只顧眼。看着蒼頭。蒼頭道。大相

公。何日得再遇個先老爺相與的。竟把詩箋雙手交與知星。說皇天在上。幸莫負我先老爺一片忠心。知星道。你看我。可是負人的呢。那少年方出一語。道我父親對我說。要交付與個好人的。知星心上明白。田經有些歎氣。就辭別出門。老蒼頭又再四叮囑。拉着小主。直送至官道上方回。知星等徑下蕪湖。沿江一路再訪前去。且莫說這邊兒。千山萬水。訪不見君父的形容。幾生懊恨。誰知道那邊兒。萬水千山。早幸得君親的踪跡。總屬權忻。只在下回。綿津山人曰。漢之七國。削之則反。不削亦反。非晁錯之罪。齊泰計先削燕。燕固反。澄先削諸王。燕亦必反。二

公智慮雖殊。然其心與錯也。子澄之過。在於旣薦景隆爲帥。而復掩敗爲功。以罔帝主。但其後景隆還朝。子澄曾力請帝誅之。則非黨也。明甚。故作書者諒其心。系之以詩云。

在園曰。二松道人畧露形跡於此。直到數十回後。方顯名姓。另建一場動績。如黃河發源甚小。伏流數千里。而後見其波濤出沒。大異尋常。非人力可以排盪者。

求夏曰。燕王假以尋訪三丰爲名。而實欲偵獲建文帝。在程曾二公。初猶未知。苟非大松小松。懷疑詰問。留一梗核於心頭。安能於沐府門首。見有京僚觸機便動。如

是針線。真夜來神手段。

碩人曰。綽燕兒出落奇絕。不特爲誅榆木兒。及代馬靈爲機密使地步。直到九十八回上。顯出他所取之劍。爲結局之大樞紐。此等手筆。我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蓋猶龍也耶。

新刻逸田叟女仙外史大奇書

兩句詩分路訪高僧

一首偈三緘貽女主

這回說葉永青楊繼業與程曾二人在濟南分路入濟寧州界聞淮揚地方盤詰嚴緊一徑投兗州府來到太守方以一署內與他相商要走河南之歸德郡方太守道近來歸府君與我使命相通如羊祜陸抗一般待小弟差人送過交界這是易事但兩位年兄我恐博帶恐路上難行弟有一策未知可以屈從否永青道我們舊則同袍今則同仇我的君父就是爾的君父怎麼說个屈從以一道這須學着我的本來面目繼業道入來猜枚請直說罷以一笑

道要二位扮作道裝像我前日故事永青笑道最好我知  
道太守公這副行具如今用不着哩以一道敢是我留得  
宿貨方尋得好主顧卽叫取出道衣星冠絲絛麻鞋之類  
卸去儒袍裝扮起來宛然是玄都羽士永青道還要借兄  
本來面目一借以一道是了尚少兩個葫蘆并棕拂子有  
有永青道這也是要的要的還猜不着以一道我知道了尚少  
兩個道童舊日跟隨我的今已長成也還可用永青拍手  
道也是要的要的還不是以一笑道莫非耍些經卷麼這就像  
抄化的道士了永青大笑道到底猜不着是要借太守公  
的舊法號用用以一道這個妙年兄稱爲大方道人楊年  
兄就借我林表兄的法號叫做又玄道人罷當晚抵足談  
心次日清晨以一裝束兩個道童相送叫原來僕從留在  
署內繼業永青作別就行以一道且住界牌上都有盤詰  
的官要問明姓氏籍貫登記印簿兩位如說了大方又玄  
道人這個人人知道是我的法號一徑就盤住了永青道  
偏是官小倒有威風繼業道這些小小的官見事生波專  
慣的詐人哩三公皆鼓掌而笑以一乃分付兩個公差直  
送過歸德府於路無話徑下亳州永青曰此去滁州不遠  
歐陽子所謂環滁皆山也豈無方外樓止縱使聖駕未必  
來此或者別有所遇知些音信不可不盤桓幾日兄長以

爲可否。繼業曰：誠然，但不必入城市耳。二人趨行間，聞知太祖擒皇甫暉於滁州，曾立有原廟，卽尋至其所，叩禱一番，皆欷歔泣下。然後至醉翁亭，及開化寺。寺有張方平之二生楞嚴經，是前生僅寫其半，再轉來世寫成的。筆畫一手絲毫不爽，亦無心於賞玩。徑取路至合肥渡江，由蕪湖入徽郡，登黃山，淹留半月。一日曉起，見雲霧漲合四隅，旋如激紋，始而純素，晃若銀河。繼而日出暘谷，則黃波萬派搖動，窅不見城郭世界。永青鼓掌曰：此所謂黃海也。遂於裏衣夾袋內取出玉蟾蜍小硯一枚，并三寸許管城子來題詩於削壁上云：

勢似波濤萬派宗，朝華浮動日溶溶。三都天子千秋在，砥柱中流若个峰。

永青道人題

謂繼業曰：不可寫大方，貽玷於他。卽索屬和。繼業辭以不能，且曰：詩甚佳，焉得貽玷？到只怕貽累。永青曰：何謂？荅曰：到處顯了大名，豈不爲人偵察？永青笑曰：天生筆於子，燕王其如予何？又到婺源績谿各處走遍，乃造宣城登敬亭山。山上有萬松亭，亭之中有石碣一片，刻唐人太白詩云：衆鳥高飛盡，孤雲獨自還。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永青曰：太白題詩便足千秋，弟與長兄須索和他一絕，援筆書於亭柱曰：

衆鳥隨時變。孤雲何處還。高風長不改。詩在敬亭山。  
 卽授筆於繼業曰。這不是和我的詩。是和太白的詩。兄長  
 切不可推却。繼業曰。後不爲例。弟方承命。永青笑曰。自後  
 我亦絕不作詩。何如。繼業信筆題云。

太白今已往。已往不復還。只有片雲來。相對敬亭山。  
 永青大讚曰。格旣渾融。意復超邁。古調鏗然。我當橐筆。乃  
 尋華陽山。杯渡禪師。法院歷有月餘。方從太平府出。廣德  
 州至宜興。山中有洞曰善權。洞門是天成。巨石劈中劃開。  
 入洞數武。左有獅子。右有象王。中有如來法相。皆係混沌  
 時奇石結撰而成。非人工製造之物。永青曰。聖駕必然經

此窮歷洞中。宵無一人。隨又從洮湖登小坯山。山底有石  
 室。人跡所不到者。靡不搜遍。迤邐而到姑蘇。造黃溪。史彬  
 之第。彬且驚且喜。問曰。前者二位與程年姪。在舍間別時。  
 說要到見女英雄爲何換面起來。今程年姪  
 又在那裡。永青將一到濟南。卽與程會。二人奉命訪求帝  
 主緣由。細說一遍。繼業道。目今舊臣遺老。與忠義後人。大  
 半都在闕下。論起來。年伯也該去走走。史彬道。我與鄭洽  
 奉有帝旨。要作吳越間東道主。所以在家靜候的。永青亟  
 接口道。這樣說來。老伯一定知聖駕所向了。何不徑同小  
 姪去迎請復位呢。史彬道。這話何須賢姪說。去秋出都。聖

駕就在老夫這裡。共是九人。不期有奸臣識破。聖上就諭諸侍從各散。祇帶兩位尊公。與道人程年兄星夜去了。今春聖駕到來。說要去遊天台。及括蒼雁蕩諸山。洎而得鄭年兄手書說。回鑾時。仍到老夫舍間。不期候到如今。杳無信息。倒不知行在踪跡了。賢姪爾道我心中苦也不苦。永青道。今我二人前去。憑你怎樣。要尋着。但恐路途相左。聖駕返到這邊。那時老伯徑奏請聖主。先到濟南復位。留信與小姪輩。以便隨後趕來。史彬道。賢姪說得極是。但我心上。還有些放不下處。這個女英雄。未知實有忠誠。翊戴否。倘或借此爲名。自己耍稱王圖霸。又或別有心事。要尋帝

主。這不是坑陷了我君。凡事宜慎之於始。庶無後悔。永青繼業齊聲道。這個老伯料錯了。我等初到濟上。先已細加訪問。然後去請見。原來帝師是月殿嫦娥。燕藩是天狼列宿。在天上結了深仇下來的。勢不兩立。他奉着建文位號。是爲我們忠臣義士吐氣流芳於千秋萬古的意思。這就。是帝師的心事。小姪不知老伯所疑何在也。他左右輔助的。都是大羅劍仙。不必說得。還有兩位軍師。一姓高。是舊日鐵公的參軍。一姓呂。是帝師化身去請來的。真正學通今古。才貫天人。布陣行兵。鬼神莫測。不在我朝。青田先生之下。四方豪傑。莫不傾心歸附。燕賊已久。膽喪。這些話也。

說不了。老伯去自然知道。史彬道。老夫一向得之傳聞。今據二位賢姪說來。是個女中聖賢。社稷之福也。二人住了一宿。早起各加叮嚀。而別。星夜先到天台。訪定光古佛之金地嶺。與智顛祖師之銀地嶺。并五峰十八剎。及寒山拾得之隱身岩。與石梁之方廣聖寺。五百羅漢所居之處。又閱歷各邑名山。至于寧波會稽之間。凡靈區奧境。化城精舍。往來探訪。既徧。然後渡江。登兩天竺。繼業曰。地近塵囂。詎肯來此。即舍武林。自富陽溯桐廬。泛七里灘。見子陵釣臺。永青曰。不可不登。或者聖駕到過。亦未可定。於是同登雙臺。臺是天生兩座石壁。東西相距百步。其上平正如臺。

臺上各有一亭。二人先憩東亭。後造西臺。見亭柱上題詩一首。字大如杯。墨痕尚新。永青亟趨視之。詩曰。

山川猶是世人非。誰學夷齊歌采薇。法界三千覺路遠。摩尼百八性光微。漢皇宮闕銅人淚。老衲乾坤錫杖飛。偶上釣臺看日暮。浙東雲樹思依依。

永青手舞足蹈的嚷道。何如。聖駕在此了。繼業看了說。詩句雖有意思。何見得是御筆。就真个是的。又不知到何方去了。再看旁邊有落的欵。是青蘿野衲朗然。同齊已師登此題。繼業道。何如。這定是我輩中人。永青道。你的話說得甚冷。難道聖上不假借个名兒。畢竟是我輩呢。好到祠內。

問問去。那子陵祠就在東壁之下。有个老僧住着。叩其題詩緣由。老僧道。數日前原有兩個禪師到此。大家談古論今。或哭或笑。後來就上釣臺。却不知道題什麼詩句。永青又問。如今到那里去了。小沙彌從旁插嘴道。聽說要往雁蕩山去。只走得一兩日程途哩。永青又問。此去雁蕩有幾條路。老僧道。這裡到括蒼有兩條路。一走龍門嶺。一走桃花隘。到了處州。從水路至溫州。只有一條路。那雁蕩山。却在海邊大得緊哩。二人即便下山。到蘭溪地方。繼業徑走龍門。永青分路由金華上桃花隘。約會於括蒼山之禪智寺。未幾先後俱集。永青道。我們先到雁蕩。如或無踪。再來

此處細訪何如。繼業道。極是我已想出一個訪的妙法在此。即向袖中取出兩柄扇來。扇上已寫着前詩。將一把遞與永青道。目今天色正暖。用此爲招牌。豈不妙甚。永青大喜。遂星夜同趕至雁蕩。先尋說法岩。大石龕。白石寺。諸禪刹。及大小龍湫。又登白石山。見有一峰。形如圓甌。色如白玉。上有字蹟。如蚪龍欲舞。旁註月君題字樣。是首五言律詩。永青道。月君是帝師之號。題詩在此。是導引我等訪求聖駕。一定有些好音了。於是向海畔諸山。各處踪跡。一日至寶岩寺。是个叢林。兩公遂將詩扇。故意招搖。有一僧注視久之。就來借觀。看了詩句。問二位道長。此是佳作否。永

青就生出个機變來。應道：「這事大有奇異。此非說話之所。那僧人懷疑。隨引二人到王龜齡讀書臺畔。藉地坐定。永青胸中早已打稿。便開言道：「這做詩的。與我二人休戚相關。聞知他在雁蕩。所以不遠千里而來。若得會面。就要把內中奇異。與他說个明白。看起來。我師必認識題詩的人。還求指示。那僧不答。却盤問起鄉貫姓字。因何出家雲遊的話。繼業恐永青又說囹圄話。卽應聲道：「我兩人是訪求建文皇帝的。這詩可是御筆否？」那僧愕然道：「貧僧與這做詩的道友。也是訪求聖上的。永青亟問：「大師訪皇帝怎麼？」那僧亦應道：「二位訪皇帝怎麼？」繼業就把真名姓。并訪求復位的話。約畧說了。那僧道：「若然。當以實告。貧衲先兄是兵部尚書齊泰。這位作詩的。是宋學士諱濂之令似。我與他不期而遇於釣臺。却是同心。要訪求聖上。做个侍從弟子。因此尋到雁蕩。前日聞得皇帝要向潮音洞去。朗然師就泛海去尋。留我在這裡再訪一訪。約會於鄭洽家內。不期返遇着兩位世兄。永青道：「我們尋着聖駕。老世伯自應同至濟南。建立一場勳烈。僧人道：「先兄盡忠於國。時人比之鼂錯。痛憤已極。若得皇帝復位。爲先兄顯出忠節。就完了我一腔心事。此外身如野鶴。意若遊雲。已無意於人世。舍姪年甫及冠。貧衲也教他耕織終身。延續宗祧而已。至

於榮華富貴，非所願也。繼業道：此各行其志，但若遇着聖駕，務必請幸吳江史年伯家。這是椿大有關係的。幸唯留神，就起身作別。彼此各散。永青便欲泛海到普陀落伽，繼業道：非也。已有朗然師去了。我等須返括蒼訪問。然後也到鄭洽家中。或者恰好與二師遇着，少不得有個確信了。永青道：妙極妙極。遂從舊路返至青田。訪誠意伯故居。其後人皆已遠戍。屋宇傾頽。不勝感慨。又訪至各邑。繼業曰：松陽是君故里。須回家一看。永青曰：國破家亡。君父流落。那裡是我的故鄉。說罷。二人相對大慟。遂下金華到浦江。問到翰林待詔鄭洽家內。司閽的見是兩個道士，便辭道：向者我們老爺極重方外。近來總不接見。沒有布施了。二位請到別處去罷。永青道：我們不是化緣的。閽人又道：不是化緣。是賣藥的了。我們這裡沒有用處。永青道：也不是。閽人又道：左不是，右不是。一定是要哄着人燒丹哩。只見內裡早踱出個衣冠齊整的人來。二人料是鄭洽，就施禮道：鄭年伯。小姪輩特來造訪。鄭洽見二人，稱呼古怪。心中也猜幾分。便道：小僕愚蠢，有眼不識。幸勿介懷。隨請入內室。二人一定要行子姪之禮。鄭洽道：尚未請教令尊公姓氏。焉敢當此謙恭。二人就將自己父親名諱說過。然後執禮坐定。又將改裝的情由，前前後後詳述一番。鄭洽聽了。

大喜道。真个忠臣出忠臣。孝子生孝子。難得難得。繼業問道。聖駕往潮音洞的話。確也不確。鄭洽道。聖駕前在舍間。住有旬日。說到括蒼雁蕩。還要轉來。不意去後。到今返無音耗。或渡海至閩。竟向普陀落伽。均未可定。今者二位賢姪。莫若徑至閩中。倘聖上從此回鑾。中途亦有相遇之機。縱使不值。亦無貽悔。永青道。老伯見教極是。即欲起行。鄭洽勉留三日。爲之治裝。然後作別。道由常山入閩。先上武彝諸峰。山水奇奧。絕非塵凡境界。有一座峭壁。其高插天。橫開百有餘步。壁之半中有詩二首。一題月君。一題鮑姑。永青道。定是帝師與仙師化身到此。那樣的神通。焉有不。知聖駕所在。大約要我等訪求者。試試盡忠否耳。繼業道。訪求君父。原是我輩之事。諉不得他人。何須這等猜度。永青道。到處見有帝師手筆。怕不是法身變化。只在我們前後哩。繼業笑道。若如此。曷不抒寫衷曲。奉和一首。寫在石壁之下。以見求訪的真切。永青皺着眉道。噫。四載有餘。君父尚無着落。心中焦悶。那里還做得詩。出前在桃花隘作起句云。千山抱人行。行上桃花嶺。一折山變態。再轉樹倒影。至今不能續完。即此可知。繼業又笑道。若把訪求君父。與做詩合作一件事。自不妨碍。今世兄分而爲二。所以顧了此。顧不得彼了。永青頓悟道。是了。夫子云。邇之事父。遠

之事。君其合之謂乎。若然。世兄深於詩者。何故善易者。不言易耶。繼業道。我但能知之。而實不能行之。知可立時而得。行則循序而進。非數十年精進工夫。不可得造也。自此二人在途中。每日講些詩文。倒覺得日子易過。一日登莆田之九峰。松間少憩。忽見半岩彩霧噴出。衍溢於林坡間。頃刻化爲樓臺亭榭。狀皆奇工異巧。掩映着無數花木竹石。宛然是秦宮漢苑。永青大駭。道不好。有妖怪來了。繼業道且看他。有一個時辰。漸漸解散。二人竟不知所謂。詢之山中村老。有云。此名山市。有皇帝微行。然後顯此祥瑞。得了這話。在莆田仙游之羅漢岩。寶幢山。妙雲師之石室。追尋半月。及歷遍七閩。竟無踪影。乃從汀州轉入粵東。粵東山水尤多名勝。如六祖之曹溪。德雲和尚之妙高臺。跋多羅法師之獅子岩。精舍。廖清虛之仙翁壇。葛真人之蝴蝶洞。蘇羽客之青霞谷。八仙會飲之流杯池。靡不流連探訪。迨後至雷州。上雙髻嶺。夕陽將暝。黑氣彌空。不辨道路。一時進退無據。只得與二道童背倚着背。坐於林間。俄聞嶺畔有牛吼聲。舉眼視之。見光華凌亂。如萬炬爍空。乃是一條大蜈蚣。其長數丈。節節燦爛。箝住牯牛。在那里啖食。嚇得魂不附體。繼業道死生有命。我們要走也無路。幼年聞家大人曾說。葛仙翁有賦云。粵人獵之肉如匏。卽此物。

也。今日不幸遇之。未幾蜈蚣啖盡全牛。忽然斂跡。二人黎明起行。浮海至于瓊州。到赤隴山。聞鳥語云。建文帝。建文帝來已去。兩公奔波何所事。二人大以爲異。諦視此鳥。生得花頸紅耳。文羽彩毛。朗朗的然。个不住。永青向前揖之。鼓翼而逝。詢之土人曰。此鳥名秦吉了。能效人言。若人所未言者。則不能也。永青道。太白詩云。安得秦吉了。爲人道寸心。是應須教而後能言。與土人之語。適符今所言者。豈亦有人教之耶。抑有念此兩句者而效之耶。是有神明憑依焉。我二人可以返矣。繼業應道。兄言誠不謬。或鬼神鑒諒我等之愚忠。乃望空拜謝。迤邐回至南雄。度庾嶺入贛。

南凡諸郡邑山谷幽邃之處。無或不到。又從撫建以至洪都。下南康。造匡廬。在開先。歸宗。棲賢。東林。諸梵刹。延真七靖。靈溪。諸仙觀。冥搜極訪者三月有餘。又訪竹林寺。在於層岩茂林之間。尋有數僧。但微微聞有梵唄鐘聲。竟不知寺在何處。二人大疑。偶於聚仙亭。遇一老僧。說偈云。有寺本無寺。無寺乃有寺。爲佛家之化境。二位見麼。石壁上有竹林寺三字。乃周顛仙筆。留示世間的。向來傳言能入竹林寺者。非佛卽仙。凡人何能得造其域耶。永青等惆悵而返。隨泛鄱陽。抵饒州。轉而至弋陽。從玉山。下龍游。一道童大病起來。就如飛趕到浦江。問鄭待詔時。不但建文帝。

並未回鑿連朗然也無回信。永青便將病道童託付了立刻起身。鄭洽道：二位賢姪不用心忙，天公自有定數。老夫也有一事借重哩。就教請出小學士來。永青等視之，有十二三歲，生得眉疎目朗，骨勁神融。只道是鄭洽之幼子。咸贊曰：老年伯有此寧馨，真大器也。鄭洽曰：老夫焉得此佳兒。此是正學先生之令子。當日大司寇魏公諱澤者，謫爲臨海典史，恰當搜捕正學家屬之日，因而藏匿其孤。年甫兩暮，託與正學門人余學夔撫養七載，爲人窺破，又送至老夫處讀書作文，甚是聰慧。今聞孝友先生之令郎歸在帝師駕下，乞二位賢姪攜去，使之骨肉相聚，以完魏公與

老夫之心事。永青繼業皆大喜道：哲人有後，這是小姪之事。怎說个借重。鄭洽就教拜了兩位世兄。那小學士回身又拜了鄭洽四拜，是謝別的意思。鄭洽不覺掉下淚來，分付道：汝須克大家聲。老夫之情盡於此矣。小學士亦哭个不已。繼業道：姪輩帶方世弟同去也。須道裝。鄭洽道：是呀。亟命製起道服。到過有三四日，然後作別，遂返吳江。到史彬家下，彬大喜道：兩位賢姪，何去之久耶。聖駕去年在此，永青亟問會復位否。史彬道：賢姪且莫心慌。聖駕自楚中來，一到舍間，次日便有人知道。吳江縣命鞏丞來伺察，我對他說：不論有帝無帝，有我的老頭顱在這裡。他微笑而

去明日聖駕到從舊路仍返楚中。到襄陽廖平家去了。那復位的話我已一一奏明。聖主說濟南爲路甚遠。中間隔着多少關津。倘至被人識破。返悞大事。因作一首詩。偈三緘在此。教老夫送至帝師闕下。依着聖意而行。復位便自有日。而今聖駕已有定向。只須老夫去一尋。就是賢姪等。雖然不曾面聖。也與尋着一般。厥功莫大。兩位令尊公與程老先生向來扈從。甚爲康泰。臨別時囑付二語云。但思盡忠。勿以父爲念。賢姪自宜勉之。永青繼業。聽說不勝大慟。史彬勸住了。大家商量復命。永青道。焦山寺住持僧向受家父大恩。又曾學數於程年伯。小姪輩分手時訂約在

彼處會齊。今我二人先去。看程會兩兄有信與否。老伯隨後而來。再商到濟南路數。庶不礙人眼目。於是次第皆至。焦山寺住有旬日。程知星曾公望已在沿江南北尋遍。順流而下。徑到寺中。恰好相會。又見了史賓輔。聞知行在。已有定所。不勝大喜。於是四人各將道途經由始末。互相告訴。竟至達旦。程知星道。我們出都是兩路。今有史年伯一行。人衆似應分作三路回去了。衆皆稱善。但見行關老臣喜孜孜。接得聖君詩四句。海南新使意揚揚。率將蠻國貢諸珍。下回請看。

漁村曰。靖難師所欲誅者。只在齊黃。卽建文帝遜國之

際亦云事皆悞於二人。今已舍我而去。不無憾焉者。故此二公原爲天下人所指摘。雖家夷族滅。比不得諸臣殉節。燕王初無殺之之心。而自殺身以成仁者。第二公之志原在爲國。但以知慮短而至於悞事。不可謂非愚忠。外史於兩回書內各敘其有後嗣而不令其歸於闕下。此蓋權衡於銖黍纖微之際。而爲彼曲全者。香泉曰。月君訪求建文復位。尋着固不可。尋不着又不。可要在似尋着而非尋着。並未尋着而竟已尋着之間。今觀作者於兩路尋訪。均得此意。而文又變化若如來之具三十二相。須法眼能辨之。

八大山人曰。子昂畫馬。以一身而能作數十馬變動之狀。耐菴作文。以一心而能作百許人之語言氣象。噫嘻。不亦難乎。如外史諸公子。个个有一種性情。人人有一種氣槩。竟在紙上毫端呼之欲出。第水滸諸人。出自草莽屠沽。各用方言。其聲音氣象。容易逼肖。若諸公子。則詩禮之家。冠裳之裔。勢不得不用官話。而達以文辭。畧覺不顯。若細心以求。則是龍眠之淡墨羅漢。不假顏色。而鬚眉面目。迥乎各別者。此二回程葉揚曾彬彬四公子。一路同行。心事無二。尤爲難以區分。迺能寫出毫釐之辨。錙銖之爽。比耐菴爲較勝矣。

汪靜山曰。兩回書內。奇情。奇想。奇事。奇文。計凡一十有五。正如萬岫千岩。錯綜開闔。結撰出二筆形勢。當有六丁神攫去。藏諸仙島洞府。不落在塵寰中者。



